

心灵深处

黄兴蓉 著 ■

作家出版社



心灵深处

黄兴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深处 / 黄兴蓉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ISBN978-7-5105-0004-6

I. 心… II. 黄… III. 小说·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2247号

责任编辑:于其超 装帧设计:王炳艳

心灵深处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86-10-69530756(出版发行部)

传真:86-10-65004079(总编室)

开本:889x1194 32开

字数:158千字

印张:8.5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105-0004-6

定价:24.00元

我的荒诞人生（代序）

什么是命运，我说不清，谁又说得清呢？就说我这一辈子，算是个什么命呢？我不信神不信鬼，我曾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只不过就是这个人一辈子一大堆偶然性的组合，可是进一步地问：为什么这样组合而不那样组合？有这样的偶然性而没有那样的偶然性呢？我解答不了，只好一笼统地归为命运拉倒。

盘点我这一生，就好像一只没有做好的风筝，一会儿钻到天上，一会儿扎到地下，什么罪我也受过，什么福我也享过。这“偶然”的力量竟是这样巨大、这样神奇，如今我已年过花甲，竟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夏天赤身露体、冬日动如走马的小女叫花子被一个一个的偶然、“偶然”成了一个不算不体面的人物，一个各大城市来来去去，能看书看报写文章、写小说写散文、编故事的人，并且出了自己的专集。这是不少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下来的人最终也难以企及的。这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人生，对，荒诞人生！这个词最好，这就是对我一生最好的概括了。

今年是我六十周岁“大庆”，回味自己荒诞的一生也颇有一番滋味。六十是一个甲子，活到六十本不算高寿，可是生命还在继续，未来极难预测。盘点过去这六十年，我确实是一个一个鬼门关闯过来的，也是一个一个龙门跳过来的呢。怎么这么说呢？听我慢慢道来，你们也和我一道品味一下我人生中的那诸多偶然。

在我的记忆中，我对童年的鲜明印象就是泪水、拳头。家穷，爹娘早死，两个弟弟又夭折，8岁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女子，无依无靠，别人说我是妨爹妨娘妨亲人的扫帚星、丧门神，就连亲大娘、亲姨妈都不敢收留我。我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游游荡荡，肚子整天瘪着，面孔整天脏着，骂声整天听着，拳头整天挨着。“打死她，她不是个人，是个鬼！”、“她怎么还不死啊”、“这东西可怜不得，妨人！”这就是我整天听到的语言；拳头、石块、沙土、棍子，放狗咬，这就是人们对我的

亲近。

也怪了，那么饿，那么挨打我就是不死。一身烂疮让我受了近一年的罪；一场疟疾又折腾了我大半年；冻疮让我见年冬天双脚双手像烂茄子，没鞋穿，脚上裹上稻草爬着走。我也曾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就是不死。那时谁在街上见了我第一句话准是：还没死！这就是我过的那些鬼门关。60年我们家乡饿死了那么多人，我比他们都饿得多，我肚子里尽是茅草根、猪糠和凉水，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许多人死了我却没死。有一年我回家，有人惊奇：你还活着！真的，我能活下来是个笑话、是个奇迹。许多好男好女死了，我其貌不扬，上苍却要留下我这个奇物，可能就是让我为那些美女靓男作陪衬吧，有如穷人之于富人、愚者之于圣贤、侏儒之于巨人，以显示其造物的多样性。

十五岁我就嫁了人，哪是嫁人，是村里人给我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扔掉了我这个累赘。说来让人难以置信，我尚无月经就怀了孩子。生孩子又是一道鬼门关，我也闯过来了。孩子有病，丈夫不管，我日夜侍候，夜间我睡在尿窝里，白天孩子压在我背上。婆家人虐待我、歧视我，丈夫任意打骂我，我有儿有女了仍然是泪水加拳头过日子。第一次婚姻这道鬼门关我闯了二十二年。直至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出走当了尼姑。尼姑庵也不是个清净世界，一样贵贱分明，我不愿忍受这新的欺侮又流浪北国，靠打工维持生活。之后我十七年为人继母，更备受歧视，诸多心酸一言难尽。第二个丈夫亡故后，继子女把我赶出家门，人生暮年再次流浪。后被一穷书生收留，算是过上了人的日子。我的前途仍未卜凶吉。今后有无更为凶险的鬼门关，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偶然”在等着我，实在不敢说，想想仍感惴惴难安。我的人生永远是一团迷雾。小时候拿樟脑球在地上画一个圈，把一只蚂蚁划在里面，看它在里面东走西撞就是走不出来。我在想，我也许就是圈里的那只蚂蚁，至死都要在里面东闯西撞亦未可知。

上面说过，我这一生也跳过龙门，什么样的龙门呢？也不妨略述一二。

你看我打小这么穷、这么多罪孽，造物主偏给了我一副又坚强又乐观的性格和一副强记卓识的聪明天资。电影插曲听一遍我就能记住会唱，那时常有电影队来村里露天放电影，我学会了不少歌曲。我青春的日子常常是泪水后面有歌声，拳头后面有笑声。别人难受喝酒、哭泣，我难受了唱歌、唱戏。我活得像阿 Q，永远在受罪，却永远快乐着。我的人生就像魔鬼人生，实在荒诞以极。

就说学习吧，我哪有学习条件，别的小孩上学了，我常跟在后面，趴在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教室外面的窗台上流下了我不少口水。因此我十来岁上就能认下许多字。共产主义小学那一年，别人认为荒废了，我却学了不少东西。别人学习要铅笔要纸张，我学习有沙土和竹棍就行了。捡到别人扔的一段铅笔头、一个空香烟盒我就当了宝贝。我见了大人就问字，让许多人嘲笑我、讨厌我，对我鄙夷地说：“你问这干吗，还想当区长啊？当蛆长去吧你。”我不管这些，照样问，照样学，别人是不耻下问，我是没羞上问。打小我就对书有兴趣，小人书、童话书，小薄本的、大部头的，不论古今中外，来者不拒。我硬是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还看了不少外国小说。现在填学历我仍填小学，实际上中学的东西我也知道不少了。俗话说慢牛早套车，而我对于学习是一头总驾在车上的牛，是我自己把自己套到学文化这辆车上的。我的学习没有常规，零打碎敲，因为总在不懈地敲打，所以也积攒了不少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帮助了我的写作。由一个只读了不到一年共产主义小学的人，达到能写出一本书的程度，并且还在继续写，要继续出书。因为写作上的成绩，我被批准参加了市作协、省作协。这可以算是跳了一个龙门吧。

一个穷孤女子，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丑小鸭，能跳越这个龙门，不论其多么偶然，那也是我这辈子极大的荣幸。我珍惜这个机遇，我会继续努力。

我的命运并没有一个好坏的截然转折，并没有因为我几次跳龙门而逃避了过鬼门关的厄运。我这辈子过去的光阴是过鬼门关和跳龙门相间出现的。我从童年到老年在经受厄难的时候，

一次次地遇到过贵人相帮，其后又遭危难，又遇贵人相帮。从我受的灾难看，我前世一定作恶多端，今世应有这些报应。从我经历过一次次的转危为安而获得美好机遇看，我前世应当是个好人，积过德，行过善，今世之佳遇，也算是我应得的回报了。但我恰恰是个不相信有什么今生来世的人，因此我只能归结为我这一生就是个荒诞人生。

今后我的路仍然难以预料，但愿能粗茶淡饭，平平安安过完我的晚年。不管到了什么环境，我都将坚持写作。我没有野心，没有妄想。平凡、平安、平静就是我的唯一追求。文学是伟大的，写作是美好的，我自认为一生善良，没做过任何缺德事，我真诚祈求上苍，希望今后余生能给我一个平安的环境，让我平平安安地在写作上走完我的人生之路。

黄兴蓉 2011年9月

第一辑 小说

目 录

我的荒诞人生（代序）

第一辑 小说	1
无 花 果	1
李琦儿	33
母 与 子	42
三春晖	58
笑面虎	63
美女之死	66
白 雪 公 主	69
红 娘	73
和尚舅舅	77
黑 娃	82
人 生	88
白玉兰	98
叶石莲	102
第二辑 散文随笔	107
妈 妈	109
山 果	113
荷花鞋垫	118
怀念那个喊我小鬼的人	122
久远的记忆	125
柿树的风格	130
安逸的成都女人	133
我童年的“财富”	135
锅盔的滋味	142
推石磨的岁月	146

二 娘	148
我们的“丐帮”	152
难忘的 1984 年	159
火车上	162
攀枝花与弄弄坪	166
金银花	169
孤儿也会长大	171
好 梦	180
读 书	182
无缘的爱	185
雨城一日	188
桂林风景甲天下	192
尊 严	196
发向天国的一封信	197
罗浮山里会“神仙”	204
霸州气象局一派新气象	208
我心目中的霸州	211
霸州是我第二故乡	215
难忘第一次山东之行	217
我们的爱情	220
核 桃 街	222
寡妇周四姐	224
全社会都应理解继母	227
美丽·魅力	230
灯笼花	234
第三辑 小故事	237
丑女与美男	239
孤女和耗子	243
忙牛河的传说	245

一条黄狗的命运	247
蚕 豆 婆	251
鸡 缘	253

无花果

无花果也有花，只是隐而不现。
世上无花而果的植物是没有的。

—

刘才又生了一个女娃子，两口子原以为这次准是个男娃，谁知——，刘才因失望而把头垂到了胸膛上，也难怪，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这已是第五个女娃了，为什么这么清一色呢。为生女娃，刘才的老婆宋玉珍看够了刘才阴沉的脸色，“又是一个要账的、赔钱货。”也听厌了刘才这句口头禅，这次她算是狠了心。孩子一落地，她就叫刘才端来一大盆水。

“你要干什么？”刘才问。“淹死她！别人问就说是死胎。”宋玉珍咬牙说。泪水从眼角流下来。刘才知是下策，未置可否，心里很矛盾，孩子哭声很高亢，总是一条新生命，他不忍心看这情景，走了。

宋玉珍流着泪哽咽着对窗外的青天说：“老天爷啊！莫怪我们，是您安排错了，她不该来到我们家，我们实在养不起她呀，老天爷呀，您收回她去吧！”她实在憋不住了，哇哇大哭起来，那双颤抖的手已经把孩子浸到了水盆里。

是她软弱无力呢，还是那新生婴儿十分坚强呢？刚出生的孩子那双鸡爪一样的小手竟死死抓住了盆沿，那小脑袋就是不想陷进水里。宋玉珍想，一不做二不休，把那小身体使劲朝水里按。小生命挣扎着，那哭声就像刀子，一下一下扎着这位孱弱的母亲的心，因为有水灌进那张小嘴，哭声时断时续，她眼看着这条小生命浑身由红变紫，脸也青了，小鸡爪般的手开始松开。就在此时，宋玉珍却完全瘫软无力了，她颤栗着，没

法再按那个小身体，自己身子也歪倒在水盆旁，放声哭起来。而那个小小的生命却又乘机从水中浮起，跟着妈妈的哭嚎，也再次放出了高亢的哭声。

妈妈的哭声和新生小妹妹的哭嚎，惊醒了睡梦中的四个挨肩女孩，老大八岁，老四才三岁，她们一齐光着屁股从里屋炕上跑出来看光景。看到水盆里漂着一个浑身青紫的难看的女娃儿，立刻纷纷嚷道：“又是个赔钱货，……淹死她！淹死她！……用锅煮死她……扔到野外喂狗去……把她喂猪算啦！”这是爹娘平时常呵斥吓唬她们的话，她们哪知道其中真实的含义。

刘才一步闯进来，两手捞起了水盆里青紫色的孩子，搂在胸口对玉珍说：“硬是淹不死她，算了算了，怎么也是条命啊，咱穷，咱也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你就喂她一天奶水吧，明天我把她去送人，给她找条活路。”

宋玉珍一下想起了，她家有个远房的表妹，叫陈佳琼，表妹夫叫姚金泉，他们夫妻结婚七年了还没生育，给他们送去，他们一定会收养这孩子。两口子一商量，顿时转悲为喜。玉珍立刻从丈夫手里把孩子接过来，给孩子喂奶。小生命在盆里已经喝足了水，并不去嘬她那奶头，而实际这时奶水也还没下来。宋玉珍忽然觉得这个老五比她那四个姐姐都机灵，许是水的刺激，这个孩子眼睛睁开得比哪个都早，花蕾一般的小口咕嘟着，小眼一眨一眨地望着妈妈，打量着这个世界，打量着自己的亲人。玉珍含着眼泪笑着，仔仔细细地瞅着这个险些被她送上鬼门关的亲骨肉，泪水扑簌簌滴在孩子那张对她毫无怨恨的小脸上。

第二天刚蒙蒙亮，刘才用一件旧衣裳一裹，就把孩子抱走了。宋玉珍踉跄着追出来，又把一条小棉被给孩子裹上，然后披着满脸泪水，望着这父俩匆匆远去。

二十多里路，刘才走了一个早晨。姚金泉两口子还没起床，听到叫门，姚金泉披衣出门，见是表姐夫，忙问：“啥事，这么早赶来？”“进屋说，进屋说。我给你送宝来了。”姚金泉没看

清他手里抱的是个孩子，说：“有宝你能不要，给我送来？”

这时陈佳琼也起来了。刘才把小被子和衣服展开，露出一个肉呼呼的娃娃。“今日我起早进城，半路上见到这个娃娃，我前后左右一看，没有人。你们看这娃娃多好，是个女娃，你俩到现在没有孩子，我连寻思都没寻思就直接给你们抱来了，说实在的，要是个男娃，我就抱回家去了。”

没等刘才说完，陈佳琼就扑上来说：“女娃也好嘛，我们要，我们要。金泉你看，小鼻子小嘴大眼睛，这娃多俊气啊！我们要啦！”

姚金泉也高兴，但他忽然把脸一板说道：“表姐夫，你可不是到哪儿偷来个孩子要卖给我们吧？”

“老姚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好心给你送来这么个好看的女孩，你——”

陈佳琼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怒嗔丈夫说：“说什么呢你？你不要我要，花钱我也要。”

“这是我捡的孩子，谁跟你们要钱来着？我四个女孩，你们也知道，我没法再收养了。就让她在野地里叫野狗吃了好啊？你们不要我还抱回去，我还放在那儿守着，准有人要她。”

“姐夫莫生气，我的意思是说要买我真没钱，你还不知道我这日子？”姚金泉缓和口气说。

“你给钱我也不要啊！有钱你们留着买点奶粉好好喂养这孩子吧。”

“是了表姐夫，我们一定好好待这孩子。姐夫坐着，我马上去做饭，姐夫在这儿吃。”陈佳琼高兴着说。

“饭我就不吃啦，我还得赶紧进城。有一点我得嘱咐你们，先不要声张捡了个孩子，怕有人找上门来。”

“知道了姐夫。”

送走了刘才，这两口子可乐坏了，这娃儿怎么瞅怎么好看。陈佳琼把孩子抱给丈夫，赶紧给孩子搭对小衣裳，仗着这些都

现成，她盼孩子盼了好几年了，小裤小褂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当下就烧热水，给孩子洗了澡，穿上了新衣裤。再看这孩子就更精神了。

“金泉，你看这娃儿浓眉大眼的真像个男孩子，咱就当个男孩子养着她，你给她起个男孩名儿吧。”

“我正想着呢，我觉得这就是我姚家树上结了个果儿，咱就叫她姚果吧。”

“好，好听，你真想得好，姚果，姚果，好儿子，爸爸给起的名字多好听啊！”

姚果进入了这个家庭，夫妻二人天天乐得合不拢嘴。孩子真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也是一颗开心果儿。有了孩子的哭声、笑声，像个家庭的样儿了。姚金泉活儿也干着上劲了。

姚果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一晃三年过去，姚果更可爱了，胖乎乎的圆脸，一边一个酒窝窝，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谁见了谁都想抱抱她，左邻右舍听说姚家有了儿子，都说是他们两口子前世修来的福。一听到姚果喊叫“爸爸”、“妈妈”两口子心里就像吃了蜜糖一样。及至姚果已经很大了，因为已经习惯，依然把姚果当男孩养着，剃男孩的光头，穿男孩的衣裤。“儿子儿子”地喊得欢畅。

二

就在姚果三岁的这一年，陈佳琼忽然怀孕了。十月满足，她生下了一个真正的大胖小子，起名姚亮。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是多么可心的事情。姚果天生具有女性，她很喜欢小弟弟，逗他乐，抱他玩，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俗话说，不怕不长就怕不养。俩孩子在这个和谐欢乐的家庭里健康地成长着，一晃又是三年过去，姚果六岁了，小弟弟姚亮，也长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漂亮小子。想不到的是这孩子十分粗野，一点点年纪就显出了凶横霸道的性格，这个对他百般爱戴的哥哥，竟然不为他

所喜欢，常常无端排斥哥哥，姚果亲他，他伸手就抓挠姚果的脸，会走了还拿竹竿追着姚果打，弄得姚果很无奈，不知怎么哄弟弟才好。陈佳琼见了，也常对姚亮说：“亮亮不能这样，这是哥哥。”姚亮小脸很阴沉，就是不买哥哥的账。姚金泉和陈佳琼也暗暗纳闷，小东西为什么这样呐，也许这就是血缘不同的相互排斥？又想，小孩子天真无邪，不可能有什么成见可言，那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姚果背地里伤害过姚亮？于是两口子不由得起了戒心。他们倒菜卖菜，俩人起早离家，很晚才回，整天在镇上盯着菜摊，挣钱养家糊口，姚亮只能交给姚果看着。姚亮又调皮又任性，一切都得由着他，一不如意，抬手就打姚果，撕她拧她，姚果的胳膊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这些她都不对爸妈说，怕爸妈惩罚弟弟。哪知弟弟的性子越惯越坏，在他不讲理的时候，姚果就含着眼泪忍受。她不想对爸妈讲出实情，哪知这更加深了爸妈对她背后整治弟弟的疑心。

姚果八岁那年，她对爸爸说：“爸，我想上学，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上学了，您让我上学吧。”

“姚果，学你就不要上了吧，你看我和你妈忙着做买卖，我们要不去挣钱，拿什么养活你们。你把弟弟带好了，爸爸不会亏待你的。”姚果还能再说什么。

姚果长到九岁上，就会做饭了，爸爸妈妈上市场去了，常常黑天才回来，到家姚果就把晚饭做好了，根据爸妈的吩咐煮米饭，炒几个菜，还给爸爸烫上白酒。饭桌一摆，姚亮就跳上正坐，命令姚果盛饭端汤，爹娘也只是笑咪咪地看着姚亮横行。姚亮把自己爱吃的菜一下拉到自己跟前，姚果伸筷子去夹，被姚亮一筷子打掉，爸妈就说：“他小，姚果你是哥，就让着他点吧！”姚果心里委屈，也只好听爸妈的，把眼泪咽下去，不再去夹那个菜。在爸妈的骄纵之下，姚亮越发无法无拘无束，在哥哥面前横行霸道。姚果慢慢大了，她虽然一切都能忍让，但她也越发明白爹娘这样下去，是会把弟弟惯坏的。

这天已经很晚了，姚亮还要在池塘边玩一会，姚果催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回家。“亮亮，哥哥要回家做饭，你一个人在这里哥哥不放心呐，跟哥回家吧。”“你滚你的蛋，我就不走。”姚果去拉他，被他回手一掌扇在脸上，姚果忍无可忍，一只手捂着火辣辣的脸颊，一只手照着姚亮的屁股打了一下：“告诉你，你老打哥哥可不行，我要告诉爸爸去。”“你去告啊，去告啊，谁怕你啊！你告我也告，就说是你打了我，唉呀，疼死啦，姚果打我啊！”说着他坐在地上撒起泼来。

这一幕正好被收工回来的爸妈看见了。

“怎么啦，宝贝？是谁欺负我们的乖儿子啦？”陈佳琼老远跑过来问。

“是他，姚果他打我。”姚亮指着姚果坐在地上搓着脚哭喊。

陈佳琼回头对姚果怒目而视：“你怎么能打弟弟呢，你要是把他打坏了怎么办，我和你爸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啦，我们还得指着弟弟养老呢！”

姚果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个真男孩，也听说挑家过日子那得男人。听娘这语气，看娘这脸色，姚果觉得委屈异常，可是又无从解释，就流着眼泪回家了。这一顿她没做饭，也没吃饭，委屈得在一边啜泣。等一家人吃完了饭，她把锅碗刷了，又打水给弟弟洗了脚，然后躺下来，看着房梁想心事。好些日子以来她就察言观色，对这个家对这些亲人疑虑重重，这么些年了，在外面她也听到了一些对她身世的议论，起先她不懂事，没放在心上，如今十来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莫非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这一疑问一露头，就使劲攫住了她小小的心扉，话少了，沉思多了。她忽然想起前些时她和本村一个孩子拌嘴时，听到的那一句话“你是假小子，私生子”。当时她没很在意，也许是听错了，所以没放在心上。现在这句话却忽然十分清晰了，她想，这话能没有一点来由吗？

这一宿她没有睡好。流着眼泪想了很多。以后她再不多言